

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及各种危机的加深

■ 吴 茜

(厦门大学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当代资本主义为适应生产社会化的要求而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做的种种自我调节,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本矛盾;但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既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向全球扩张的必然结果,又在全球范围内积累和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从而导致以金融体系崩溃为特征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扩张,还导致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跨国垄断资本与全球劳工之间矛盾的激化和加深,从而促使资本主义在各种危机中走向衰退和灭亡。同时,当代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措施和经济全球化,已经提出了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和线索,为资本主义全球化过渡到共产主义全球化准备着社会历史条件。

【关键词】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经济全球化;危机

【中图分类号】F11

【文件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26[2010]04-0036-05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存在着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的发展将产生两方面的矛盾:一是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同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二是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同整个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不可避免地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二战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兴盛阶段有所缓和。但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赤字财政政策和负债经济的充分发展,不但没有能消除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反而导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进一步激化而产生严重的“滞胀”危机。为摆脱危机,资本主义进入经济全球化或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调整阶段。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或资本主义垄断和剥

削的全球化,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展到全球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扩展到全世界。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出现什么新特征?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论断,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寄生性”、“腐朽性”、“垂死性”的论断是否已经过时?这些重要问题,正为关心人类解放和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人们所关注。

一、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最新发展

(一)当代资本主义对生产关系的调节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1. 当代资本主义对私有制实现形式的调整。

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1]具体地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愈是社会化,就愈是和狭隘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产生矛盾。这种矛盾的发展迫使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容许的范围之内,对生产关系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使生产关系的某些方面适应社会化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从而暂时地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二战后,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各国推行大规模的国有化政策。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和提高社会福利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恩格斯在分析资本主义的国家管理和国有化的意义时,指出:这些都“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

作者简介:吴茜,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讲师,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专业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是当代资本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中共党史。

意味着达到了一个新的为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力作准备的阶段”。^[2]即生产力归国家所有已经包含着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和线索,它为社会主义准备了充分的物质前提,便于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国有化和社会公共管理。战后,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主要形式从股份制发展到法人股份垄断资本所有制。法人股份垄断资本所有制是具有雄厚资本实力的社会法人,包括工商企业、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年金基金、保险公司、社会共同基金等,成为企业投资或股东的主体。马克思认为,“股份公司……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向社会化发展的重大变革。

当代资本主义为适应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而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实现形式和体制模式所做种种自我调整,除了国有化、股份制、法人股份垄断所有制外,还产生了合作社、职工所有制等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3]这些经济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私人资本占有的局限性,从而缓解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此外,当代资本主义还产生了经济计划、社会福利、职工民主管理等促使旧的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这虽然“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

2.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缓和了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

二战后,资本主义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一般垄断资本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垄断资本集团与国家政权融为一体,利用国家权力,采取各种形式干预和调节国民经济,以适应不断扩大的社会化大生产与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的需要,目的是为保证垄断组织能获取最大限度的超额利润。

在经济危机到来时,国家采取增加财政支出、降低利率、大量收购政府债券等财政、税收和货币政策,促进个人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减缓经济危机对生产力的破坏程度。反之,当经济过热时,国家就提高利率,抛售政府债券,减少货币供应量,抑制私人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国家还利用税收政策和社会再分配政策,限制过高的收入和过度的垄断,建立

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以缓和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反危机措施,使资本主义生产不是完全“无计划”、“无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和基本矛盾,保证私人垄断企业获取高额垄断利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使战后资本主义经历了繁荣和稳定的“黄金时期”。

3. 资本主义收入分配方式的变化缓和了阶级矛盾。

二战后,“人民资本主义论”者根据股权分散化、“资本民主化”、“经理革命”和“收入平均化”等现象,鼓吹大公司的股票分散在众多的小股东手里,工人阶级已经变成中产阶级,当代资本主义已成为一个“全民资本家的无阶级社会”,而不再是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的社会制度了。事实上,二战后西方工人阶级的收入分配状况经历了明显的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资本主义从曼彻斯特资本主义模式所导致的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大萧条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中摆脱出来后,对工人阶级作了一些阶级妥协和让步。西欧各国采取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加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政策的莱茵模式,建立起“从坟墓到摇篮”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对老人、残疾人、未婚母亲、长期失业者均有无所不包的社会救助。并成立了强大的工会组织,使企业很难解雇员工。从而缓和了国内阶级矛盾,减少了社会冲突。

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资本主义“滞胀”危机爆发,各国政府放弃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采用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为激发企业活力,各国新自由主义政府采取了扩大社会不平衡、有害于社会团结和民主稳定性的“削减福利政策”——工资下调、工时延长,并随时以解雇威胁不满的员工、解除劳资协议、限制社会福利国家的福利费开支和压缩社会保障体系。^[4]特别是在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崩溃压力解除下,资本主义国家撕毁社会福利国家这种阶级妥协的契约,对劳动进行肆无忌惮的剥削和反攻,造成了西方国家的大规模结构性失业和社会贫富分化的劳动社会危机。使西方国家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重新走向恶化。

(二)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展

加深了其基本矛盾

1.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过剩危机。

二战后,垄断性企业在更大的范围和规模上从事竞争。虽然这种竞争具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但这些垄断性企业生产经营的组织性、计划性愈高,它们之间对市场的争夺愈激烈,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以及对生产力的破坏性也就愈厉害。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美国的建筑业狂热无法制止所导致的大灾难、90年代汽车制造业的“圣诞节大屠杀”(汽车制造业大规模闭厂、裁员)事件,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的IT产业及相关联的软件行业、信息服务业在全球领先,从世界市场上攫取了巨额的垄断利润。在约10年时间里,大量国内外资本涌入美国的IT产业及相关产业,最终酿成IT产业、网络行业的大量泡沫。随着欧洲、亚洲许多国家的IT产业异军突起,打破了美国的垄断。于是,生产能力过剩导致了美国网络股泡沫迅速破灭,信息产业的大批工厂和网络公司破产,最终将整个美国经济抛入衰退的深渊。^[5]

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的过剩积累促使大量资本从生产领域流入金融领域,成为推动资本进行全球金融投机和金融掠夺的强大动力。

2.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展。

二战后,西方国家在凯恩斯学说的指导下,采用政府赤字财政和负债政策来刺激消费和经济增长,以缓解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破坏性,维护垄断资本的经济政治统治。但另一方面,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国民经济运转的干预和调节,导致西方国家的经济逐渐形成4种病态:一是生产能力严重过剩,设备利用率普遍降低;二是信用过度膨胀,公私债务大量增加;三是通货膨胀严重,物价大幅度上涨;四是财政赤字不断增加,束缚政府干预经济的手脚。这四种病态在20世纪70年代已积重难返,严重地阻碍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并且,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危机措施,还导致经济危机不能充分展开,不能充分发挥危机淘汰过剩生产能力、危机对生产的强制性调节作用,以暂时解决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这就使生产能力的过剩经常化了,进一步加深了生产过剩危机。随着政府财政赤字不

断增加和负债总额迅速膨胀,形成了低经济增长率、高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同时并存的“滞胀”危机。

由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由减轻经济危机的手段转化为引发、加剧经济危机的因素,新自由主义的供应学派和货币主义取代了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学说,成为指导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治理“滞胀”危机的主导理念。但新自由主义恰恰是对19世纪自由放任古典自由主义的回归,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愈加深化了。

3. 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金融投机与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里根—撒切尔革命”创立了新自由主义模式,也称为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模式,到90年代进一步发展成为新美国模式,亦称“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信仰市场万能,反对国家干预,相信不受干扰的市场机制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主张实行“自由化”、“私有化”和国家干预的最小化;在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上主张减少政府的干预和管制,提倡自由贸易和资本在国际间不受限制的自由流动。^[6]新自由主义政策从根本上改变了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各国政府解除了资本跨国和跨行业流动的管制,通过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促使生产过剩危机在金融扩张以及经济泡沫化中得以虚假的解决。

一方面,金融资本的发展为促进新技术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它扩大了资本主义的生存空间;但是另一方面,金融全球化又把资本的基本矛盾在全球层面激化和加深了。由于人们在金融市场上的过度投机,无止境通过货币来追逐货币,即“以概念化的资本流动”来赚钱,导致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据统计,以金融衍生品为形式的各种技术性金融工具演变到2007年底已达到597万亿美元,其基础性价值却仅有14万亿美元。^[7]金融泡沫一旦破灭或资本流动方向的突然变化和灾难性的汇率浮动,就会引起破坏性极大的连锁反应——货币汇率大起大落、股市剧烈动荡、大银行破产接踵而来——以金融体系崩溃为特征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世界金融体系的失调和危机已在美国股票狂跌(1987)、日本“泡沫经济”破灭(1994)、墨西哥金融危机

(1995)、东南亚金融风暴(1998)、俄罗斯金融危机(1999)、2001年以来阿根廷等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以及2007年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爆发所引发的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大衰退中^[8],得到充分的体现。

二、经济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加深

20世纪70年代,由于科学技术进步引起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和资本积累的平均利润率呈下降的趋势,迫使资本在全世界抢占新的市场来吸收其过剩资本,以维持高额垄断利润,摆脱经济危机。因此,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向全球扩张的过程,是发达国家向外输出经济危机、摆脱困境的主要手段。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资本无时空限制地对剩余价值的攫取,必然加强“中心”对“边缘”、资本对劳工的剥削,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围内不断积累和加深,并导致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愈加激化。^[9]总之,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积聚和加深及其所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生态危机、社会危机、国际恐怖主义的蔓延,促使资本主义在动荡中走向衰退和灭亡。

(一)经济全球化与世界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

1. 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相对贫困化或绝对贫困化。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信息革命与知识经济推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把经济增长建立在广泛推行知识密集型生产与服务,实行自动化、合理化、大量削减劳动岗位基础之上的“新经济时代”。西方各国的新自由主义政府在加强本国经济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的口号下,把提高资本利润率放在首位,把广大雇员、特别是非熟练技术工人作为现代化的牺牲品,推行一种高失业率的经济增长政策。各国企业除解雇数以百万计的“蓝领工人”外,还裁减了大批经营管理人员。

国际垄断资本为得到比国内更高的利润而在全球范围寻找劳动力最廉价的国家投资,这就造成了子公司廉价劳动

力对母公司高价劳动力的无情的排挤,导致企业输出国的劳动力价值贬值和就业岗位减少,工人的失业率不断上升。再加上各国政府为了使本国的企业在全世界竞争中获得更有利的地位,纷纷采取削减社会福利开支的政策来减少企业的成本,从而导致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收入严重下降,引发了西方国家的大规模结构性失业和社会贫富分化的劳动社会危机^[10]。

2. 世界范围内贫富两极分化的加剧

经济全球化是垄断资本在全球攫取利润最大化的过程,在西方跨国公司财富积累急剧膨胀的同时,大量发展中国家则由于不对等贸易和严重的债务危机而陷入了贫困的深渊,世界人口有相当一部分日益陷入绝对贫困化。

联合国《1999年人类发展报告》表明:世界上20%最富的人和20%最穷的人的收入差距从1960年的30:1扩大到1997年的74:1。2000年,22个工业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高达76.67%,而53个最贫穷国家的该指标仅为2.69%。^[11]全球有28亿人每天收入不足2美元,10亿人口生活在城市贫民窟,30亿人生活在贫困的农村,8.42亿人营养不良,每年有3600万人因饥饿和营养不良死亡。^[12]

总之,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深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相互排斥的鸿沟,以至产生了“9.11”事件那样弱者反抗强者的极端行为。

(二)冷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的凸显

首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和贸易摩擦逐渐加剧。冷战期间,由于与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对峙,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政治合作空前紧密。美国将国内经济利益暂时放在政治同盟需要之后,对欧洲各国和日本开放国内市场。从20世纪70年代到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使美国的“核保护伞”失去存在的价值,西方反共政治联盟的基础开始松散。随着美国经济霸权地位的衰落,日本、西欧在经济上势头日益强劲,美、日、欧在经贸领域的争夺愈演愈烈。从20世纪60年代的纺织品战和钢铁战,70年代的汽车战和彩电战,80年代的半导体战和农产品战,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钢铁战、香蕉战和牛肉战。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抵制与反抵制、壁垒与反壁垒、控告与反控告、制裁与反制裁等各种手段的贸易摩擦层出不穷,经济战役连接不断。^[13]

其次,美国建立全球单极霸权体系的图谋加深了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美国推行一种全球政治和经济霸权主义,其目的是要彻底推翻二战后形成的国际政治体系和民族国家独立主权的原则,确立美利坚帝国统治下的新的国际政治秩序。面对美国独霸全球的野心,欧洲各国都在竭力提高自己,加强团结与合作,并在北约之外组建自己的防御力量,谋求与美国相抗衡。布什总统上任后,欧洲国家对美国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加紧试验导弹防御系统(NMD)、声言退出《反导弹条约》等“单边主义”倾向更为担心和不满。^[14]“9.11”恐怖袭击事件后,欧洲国家对美国把战争从阿富汗扩大到伊拉克的图谋,宣称伊拉克、伊朗、朝鲜是“邪恶三角”,在巴以冲突中偏袒以色列的政策等,都公开提出了异议。

2003年3月,美国绕过联合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其目的是要通过战争重新获得对海湾地区石油战略资源的控制权,以便从海湾地区掠夺大量低价石油,包括必要时掐住西欧、日本的脖子,阻止对它们的石油供应。英国支持美国发动这场战争,法、德、俄罗斯反对这场战争,同样也是为了本国垄断资本在这一地区的石油利益。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全球的霸权与反霸权斗争的尖锐、激烈和残酷性,通过这场战争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三)经济全球化与南北矛盾的加深

二战后,帝国主义旧殖民体系土崩瓦解,西方列强不再依靠军事侵略和政治统治的旧殖民主义方式,而主要是推进以垄断资本全球化为核心的“新经济殖民主义”来掠夺和控制发展中国家。首先,发达国家利用其资本、生产和科技的巨大优势,控制发展中国家的原料、能源、商品市场,通过不等价交换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其次,发达国家通过有利于自己的国际分工和经济结构调整性转移,促使高科技和高附加值的产业及其利润日益向发达国家集中,而低科技和低附加值的产业日益向落后国家“下泄”,导致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贸易条件、生态环境更加恶化;第三,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通过其跨国公司主要以并购形式实现了金融联合,出现了发达国家的国际垄断资本联手垄断世界市场,共同剥削和压榨发展中国家的趋势。

20世纪80年代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世界各国兜售新自由主义模式,来扫荡民族国家主权,为资本拓展活动空间:一是利用新自由主义所宣扬的经济市场化、金融自由化、企业私有化、政治西方化,从内部肢解民族国家的社会整合系统;二是通过自由贸易摧毁第三世界和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经济,在制造大批失业、扩大世界范围的产业后备军的同时,使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能够占领更多的市场,剥削全球廉价劳动力,攫取超额利润;三是国际垄断资本以资本外逃来胁迫各国政府满足其种种要求,加强了资本对劳动的谈判地位,迫使工人接受低工资;四是金融自由化解除了对金融部门的管制,垄断资本势力利用金融资本的国际循环对发展中国家进行金融投机和金融掠夺,从“概念化的资金流动”中,把发展中国家人民创造的大量剩余价值转移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造成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

总之,以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来推动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实质上是资本对劳工的反扑。它造成南北分裂、世界贫富分化加剧,苏东国家社会转型出现衰退和大萧条,拉丁美洲经济严重受损,非洲沦为“第四世界”,广大人民生活陷入悲惨、困苦之中。

此外,西方国家还打着“人权”、“人道主义”的旗号,实行“新干涉主义”和“新炮舰政策”,大肆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苏东剧变以后,伊拉克、南联盟、阿富汗等一些主权国家相继遭受美英发动的高科技战争的残酷打击。国家间关系变得愈益弱肉强食和不公正,世界范围的工人权利遭受侵害,新的镇压机制、限制和恐怖主义大行其道。^[15]

国际垄断资本对发展中国家劳动人民的剥削和掠夺,使世界范围的贫富分化的急剧拉大,导致了“文明冲突”。资本主义全球化使全球数亿人面临失业、绝对贫困化、不平等、瘟疫、饥谨、生态危机、暴力、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排外势力的威胁。发展中国家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宗教原教旨主义的领袖们抛出种种脱离社会发展进程的答复和危险的解

决方案,激起了那些穷苦的失去一切的人们试图用宗教原教旨主义或恐怖主义进行反抗和报复。

三、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及其未来发展趋势

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分析资本的历史命运时深刻指出:“只要资本的力量还薄弱,它本身就还要在以往的或随着资本的出现而正在消逝的生产方式中寻求拐杖。而一旦资本感到自己强大起来,它就抛开这种拐杖,按它自己的规律运动。当资本开始感到并且意识到自身成为发展的限制时,它就在这种一些形式中寻找避难所,这些形式虽然看来使资本的统治完成,同时由于束缚自由竞争却预告了资本的解体和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解体。”^[16]19世纪70年代,资本就开始意识到自身成为发展的限制了,它就从私人垄断这种形式中寻找避难所。20世纪30年代以后,资本更加强烈地意识到自身成为发展的限制了,它就进一步从国家垄断和国际垄断等形式中寻找避难所。但是,当代资本主义对生产关系的种种自我调节并没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各种危机,最终不能扭转资本主义走向腐朽和没落的历史大趋势。

首先,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各种失衡、失调、波动和危机——世界资本主义垄断了新技术革命带来的财富,以生产更多的超额利润,但它不但没有为广大劳动人民提供救济或提高生活水平,反而应当为一系列超强剥削而强加在广大劳动人民身上的日愈加深的悲惨境遇负责;证券、股票、保险等金融衍生产品的畸形发展,使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加剧了资本主义的投机性、风险性和寄生性;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毒品、走私、暴力、色情、邪教、贩卖人口、武器扩散、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社会问题,伴随着结构性失业和贫富分化不断加剧,导致社会动荡不安,威胁着人们的正常生活;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着世界和平,世界人民要和平、求发展的愿望与美国建立全球单极霸权体系战略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西方少数国家少数人的过度消费和丰裕生活,直接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威胁到

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提出当代资本主义“失败的制度”论。他认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三个关键矛盾构成了当代世界性危机:(1)起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使世界正面临着通货紧缩和经济萧条的危险;(2)资本主义的消费生产模式使地球生态濒临崩溃,生态问题已经直接威胁到全人类的生存和文明的可持续发展;(3)美国试图通过所谓恐怖主义战争从军事上恢复其全球单极霸权和对石油战略资源的争夺,正在把帝国主义带入人类历史上最危险的时期。^[17]

其次,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不但没有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缓和,反而以新的方式继续孕育着资本主义的敌对力量。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孕育出一个全球剥削阶级——跨国垄断资产阶级,而跨国垄断资产阶级必然会造就一个自己的对立阶级——跨国无产阶级。随着资本全球化所导致的金融危机和劳动社会危机,使全球劳工遭受比20世纪30年代更为严重的剥削,从而促使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种新的适合生产社会化发展的社会形态。20世界末以来,跨越国界的工人阶级的联合斗争此起彼伏。例如,1997年,发生了以法国工人为首,欧洲各国的工人联合起来反对雷诺汽车公司关闭比利时公司的工厂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使大多数工人在工厂关闭后仍受到雇佣;1999年至2000年,针对与雷诺进行资本合作的日产汽车日本工厂的关闭和企业重组计划,日本全国工会总联合会、法国总工会、墨西哥真正劳动阵线等工会组织发起了国际性联合斗争。

除了传统反资本主义阶级力量外,包括绿党、生态运动、女权主义、同性恋在内的新社会运动、反全球化运动、移民、“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等反资本主义体系的力量也在日益发展壮大。从西雅图到伦敦,从科隆到东京,从马尼拉到利马,从汉城到魁北克,从巴塞罗那到热那亚、纽约、卡尔加里……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反对大公司暴政的群众示威游行,已成燎原之势。

第三,新自由主义推动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是导致2007年美国次

级抵押市场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使得财富日益集中于少数资本家手中,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跟不上生产能力的增长,这必然导致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一方面,资本主义通过金融全球化,驱使过剩资本在全球攫取利润最大化,导致全球生产过剩,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严重脱离;另一方面,为了缓解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美国大力发展消费信贷,鼓励居民负债消费、超前消费,并利用各种金融衍生工具多方面分散和转移贷款风险,供美国国内继续扩大消费。这种建立的虚假购买力基础上的经济体系,必然会导致把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成倍放大,从而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而新自由主义体制下不合理的、缺乏协调监管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则将危机迅速传导到全世界。

总之,当代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对抗性矛盾、追逐利润最大化和周期性经济波动、在全球范围扩展两极分化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随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积累和加深,越来越阻碍着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并促使其走向灭亡。

另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为适应生产社会化的要求而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社会化所做的种种自我调节,已经提出了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和线索,为社会主义的到来准备着物质基础条件。马克思认为,全球化是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前阶”——马克思曾经把实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两个基本条件归结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与此相关的世界普遍交往的高度发展——经济全球化“为一个更高级的,为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共产主义社会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深入展开的条件下跃上世界历史的舞台的。也就是说,作为人类科技进步和世界交往扩大与深化的必然产物,经济全球化所造成世界性生产体系、金融体系、知识体系和管理体制,正在为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奠定着物质基础和准备着社会历史条件。总之,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限度已近极限,随着全球化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准备着越来越充分的条件,资本主义终将为社会主

义制度所取代。

注 释: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M].275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M].752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5卷)[M].493
- [4] [德]哈贝马斯.社会福利国家妥协面临终结[C].王学东、柴方国译.全球化与政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74
- [5] [法]多米尼克·普利翁.新资本主义的危机[N].解放报,2002-07-17
- [6] Rober Wade, Financial Regime Change? New Left Review, 2008.(53).
- [7] [英]希勒尔·蒂克廷著,姜新旺译.关于资本主义不稳定性 and 当前危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分析[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3).
- [8] Jack Rasmus, “The Emerging Epic Recession”, ZMagazine, June 2008, pp. 33-48.
- [9] 李琼著.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422
- [10] [德]弗里茨·沙尔普夫.跨国政治中的民主[C].自王学东、柴方国译.全球化与政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127
- [11] 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5
- [12] 李民骥、朱安东.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DB/OL].Homepage:www.unix.oit.umass.edu/~andong
- [13] 王金存著.帝国主义历史的终结——当代帝国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趋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274
- [14] GJohn Ikenberry, “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 Foreign Affairs, Vol.81, No.5, Sept./Oct.2002, p.51.
- [15] 靳辉明、罗文东主编.当代资本主义新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577
-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6卷)[M].160
- [17]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著,吴妮、刘帅译.失败的制度: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世界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影响[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3)

责任编辑:王建华